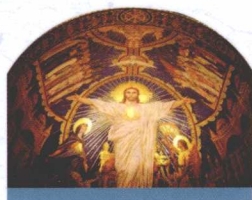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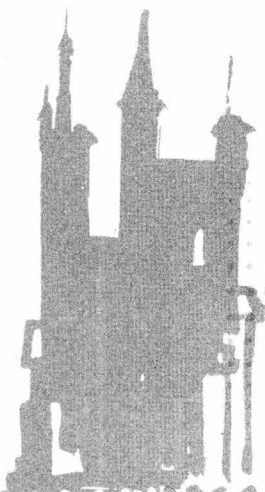


美国文学中 上帝形象的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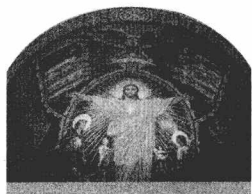
● 洪增流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美国文学中 上帝形象的演变



● 洪增流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文学中上帝形象的演变 / 洪增流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 - 7 - 5004 - 8113 - 3

I. 美… II. 洪… III. 上帝 - 关系 - 文学史 - 研究 - 美国 IV. ①I712.09 ②B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8236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责任编辑 高 涵

责任校对 韩天炜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8.875

插 页 2

字 数 235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全书撰写分工

洪增流	全书设计, 修改, 统稿
尚晓进	第三章 第一、二、三节
田 平	第二章
谷婷婷	第三章第四节, 第四章第四节, 第五章第一节, 第六章第一节
姚学丽	绪论, 第五章第二节, 第六章第二节, 部分统稿工作
于元元	第四章第一节, 第五节, 注释编排
王莉莉	第六章第三节
贾晓庆	第四章第二、三节, 注释编排
宁 静	第五章第三节

前 言

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奠基石之一，是西方文化从历史绵延至今的矿脉，是璀璨的艺术经典或隐或现的源泉。作为西方文学组成部分的美国文学自然也不例外。美国这个国家本身就诞生于虔诚的信仰，诞生于关于上帝之城的宗教梦想。宗教的影响始终存在，新教神学在新大陆经历了从新教正统主义到自由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正统神学以及当代新自由主义的变迁历程^①。对于欧洲而言，18世纪的启蒙运动意味着理性和自由的胜利以及世俗追求挣脱宗教束缚的发展历程；而在美国，宗教与分化的世俗领域间却呈现并存的态势，至少在19世纪末达尔文主义引发信仰危机前，美国新教与资本主义、科学与宗教之间并未出现紧张的对峙局面，如卡萨诺瓦（José Casanova）所指出的，“美国的启蒙主义几乎没有反宗教的成分”^②，或者援引戴维（Grace Davie）之语，“在美国，启蒙是非常不同的事物：信仰的自由”^③。从某种意义上说，相对于欧洲而言，美国更具宗教精神。从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手执《圣经》引领殖民先辈进入美洲大陆开始，传统意义上的美国文

① 参见 Peter L. Berger, *The Sacred Canopy*.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90, pp. 155—171。

② José Casanova, “Rethinking Secularization: A Glob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Hedgehog Review: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Contemporary Culture*. Spring & Summer, 2006, p. 11.

③ Grace Davie, “Is Europe an Exceptional Case”, *The Hedgehog Review: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Contemporary Culture*. Spring & Summer, 2006, p. 32.

学，在形成之初，就与宗教信仰结下了不解之缘，火热的信仰与艺术激情在某种程度上可谓密不可分。宗教始终雕刻着美国文学的形态，或者直接构成作品的题材或重要主题，或者以思想潜流的方式拓展并丰富作品的深层意蕴。总体上看，美国文学所折射出的信仰之路也经历了一个坚信、怀疑与反复追索的发展过程，而这个过程大致可以按美国文学史的分期来加以把握，比如，早期殖民地文学本身就笼罩在加尔文的上帝之光里，又如，自然主义文学的基本前提设定的是一个上帝缺席的冷漠世界，而现代主义的荒原同时也预示了对神话秩序和精神救赎力量的呼唤。坚信也好，痛苦也好，绝望也好，在文学的世界里，上帝一如既往地扮演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角色，甚至他的缺席也以悖论的方式强烈地昭示了他的在场。可以预言，宗教始终构成我们栖身其中的现实的一部分，也必将继续滋养美国文学创作的土壤。

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可以给人类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当今世界的很多地方，宗教给人带来的社会关怀和人文关怀仍然是科学无法替代的。文学是人类社会生活和人文生活的最直接反映，因而也成为人类宗教思想的一个重要的载体，成为人类给予宗教关怀和索求宗教关怀的地方，同时也成为人类对自身宗教思想探索的一个方法和途径。

本书以跨越两百多年的文学史为经纬，以上帝形象变迁这一独特视角为切入点，通过有关的文本分析，全面梳理了美国文学中宗教思想的发展轨迹，同时，对美国文学的发展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解，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专题性文学史研究著述。全书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绪论对两百多年的美国文学中的上帝形象变迁作一主线式的描述。第二、三、四、五、六章则紧扣上帝形象这一主线，对美国早期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以及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相关作品进行深入分析，发掘文本中隐含的丰富的宗教思想，探寻宗教与文本之间的互构生成关系。

美国文学中上帝形象的变迁是笔者在十多年的研究生美国文学

教学中经常讨论的话题。在课堂上我们结合文本考察、分析、比较上帝的形象在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呈现的不同面貌——从美国早期清教徒所崇拜的主宰一切的上帝，到超验主义者心中人神相通的“超灵”，到自然主义作品中上帝的缺失，到现代派小说中上帝形象的扭曲以及对上帝或上帝精神的执著追索等，谈得多了，就自然想把这个题目做深入一些，因此我就有计划地将我的想法分成许多小课题，分段实施，即每年分配一两个学生结合围绕上帝形象变迁的课题做学位论文，同时写出汉语文章。由于大部分学生在写学术论文方面都是新手，一篇文章往往都要在老师指导下反复修改，数易其稿，有的文章写作历时近一年。功夫不负有心人，就是在这样的锤炼中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写作能力得到显著提高，我们师生的辛勤耕耘也得到了可喜的回报——十多年来，我们完成了安徽省教育厅重点人文社科项目《美国文学中的宗教思想研究》，并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当代外国文学》，《国外文学》、《外语研究》、《安徽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十多篇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这些文章大部分都是在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写就，参加者从1994年入学的尚晓进，到2004年入学的宁静，都是我在这十多年中指导的研究生。近两年我们又继续努力，在这些硕士论文和已发表的论文基础上修改和扩充，撰写成书，其间饱尝了治学的艰辛，同时也使我深谙教学相长的道理。囿于水平限制，偏颇之处在所难免，恭请方家指正。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从清教的上帝到自然神论上帝	(12)
第三章 浪漫主义时期的上帝思想	(32)
第一节 爱默生：超灵与神性的人	(32)
一 超验的上帝	(33)
二 神性的人	(36)
三 上帝与人	(38)
第二节 惠特曼：诗与宗教	(41)
一 “弥赛亚”诗人	(41)
二 诗人的上帝	(48)
第三节 霍桑：清教的馈赠与重负	(53)
一 加尔文教的启示	(53)
二 魔鬼的诱惑	(60)
三 假面具与清教主义	(63)
第四节 麦尔维尔：怀疑与辩证的世界	(70)
一 加尔文主义的负重与人文主义的启蒙	(71)
二 基督徒与“食人生番”：对加尔文主义的 质疑与超越	(74)
三 造物主与创造物的辩证	(79)
四 善与恶的辩证	(84)
五 救赎与自救的辩证	(87)

第四章 《圣经》的现代主义演绎	(92)
第一节 荒原上的救赎——特·斯·艾略特的宗教思想	(94)
一 荒原里的涅槃	(95)
二 四重奏的凯歌	(108)
第二节 现代耶稣	(129)
第三节 走出埃及	(139)
第四节 “新上帝”——集群神圣性的救赎	(147)
一 基督教的遗产与大自然的馈赠	(148)
二 信仰的荒原	(150)
三 “神圣”的危机	(154)
四 集体人性的救赎	(157)
第五节 奥尼尔的“新的上帝”观	(162)
一 奥尼尔的“心理命运”上帝观	(163)
二 “心理命运”与奥尼尔的生活经历	(168)
三 “心理命运”在奥尼尔作品中的体现	(172)
四 结语	(176)
第五章 寻找失落的《圣经》原型	(178)
第一节 现代物质“乐园”中的宗教原型	(178)
一 物质的伊甸园	(179)
二 异化的耶稣形象及其启示	(185)
第二节 基督神话的现代主义演绎	(189)
一 双角色人物模式	(190)
二 双角色人物模式的原型	(191)
三 双角色人物模式对耶稣复活原型的移位	(195)
四 双角色人物模式与 20 世纪美国文学	(200)
第三节 《圣经》原型与基督教人道主义	(201)
一 上帝对人的背叛	(203)
二 人对上帝的背叛	(206)

三 人与上帝的和解	(211)
第六章 后现代文学与基督教	(218)
第一节 从怀旧到消亡——冯纳格特文本中的宗教	
意识的嬗变	(219)
一 宗教怀旧	(221)
二 宗教荒诞	(223)
三 宗教消亡	(227)
第二节 黑人与基督教	(231)
一 “上帝”与“恶魔”	(235)
二 “灵魂”与“肉体”	(237)
三 “黑”与身份认同	(238)
第三节 在世俗中重建神圣	(243)
一 跻身贫民院中的传统宗教	(245)
二 走下神坛的宗教	(247)
三 宗教——在世俗中建构的神圣	(256)
参考文献	(261)

第一章 绪论

“五月花”上的美国清教徒祖先们自诩为上帝在新时代的选民，认定美洲大陆是上帝赐予他们的新迦南。他们手捧《圣经》，认为“《圣经》写的更多的是他们的事”^①。这种“圣经情结”使美国社会及美国人与基督教思想的联系更为牢固与复杂。美国文学作为美国社会思想的产物自然对这种现象有着深刻且形式多样的反映。

众所周知，加尔文主义的清教思想是美国文化的源头思想。虽然清教徒在美洲建立的“圣徒教会”式政教合一的政权形式由于其本身的局限性及其他外部因素的干扰最终被英国政府设立的殖民政府所取代，但清教思想并没有就此消失。“宗教大觉醒”时期在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的极力倡导与传播下，清教思想以“软着陆”的形式在美国文学中扎根并自始至终影响着美国文学。在殖民时期的代表作家爱德华兹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文本中，上帝仍保持清教思想中的基本形象——绝对权威，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两者文本中的上帝形象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能、善、助。如果说爱德华兹强调上帝的“能”，认为上帝是绝对的一切，人在上帝面前微不足道^②，那么富兰克

① 转引自〔加拿大〕大卫·赖尔·杰弗里著，胡龙彪译《圣经与美国神话》，《国外文学》1998年第1期，第21页。

② 李宜燮、常耀信：《美国文学选读》（上），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9页。

林的上帝观则倾向于是“善”与“助”的存在。“自助者，天助也”是富兰克林的经典名言，同时也是他的上帝观的最集中体现。富兰克林深受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及人文思想影响，已不再像爱德华兹所代表的原初清教思想那样无限抬高上帝的位置，贬低人的位置，而是注重人在现世应该而且能够得到的快乐与幸福。在他看来，人通过自律、自我发展及自我完善在现世生活中获得成功既不违背清教中关于人要勤劳、简朴的教条，也不会违反上帝的意愿。因为“善”的上帝对人们这种自觉向善的追求是应允并且鼓励的。虽然富兰克林的宗教思想有世俗化的倾向，即将彼岸世界上帝之城的概念拉入现世生活，而且他的这种思想是物质色彩浓重的美国式成功，但就总体而言，在富兰克林时期，上帝仍是精神的统治者，是一切善与美的体现。

独立战争之后，政治上独立的美国进一步要求在精神上独立于欧洲。这一要求首先表现在人们期待自己的独立文学。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作为这个时期的代言人，他的超验思想也正是迎合了这一时代的要求。超验思想虽然是结合各种哲学思想，包括新柏拉图主义、德国理想主义，甚至某些东方神秘思想的一个集大成的世界认知方式^①，但它仍以基督教思想和清教思想为其内核。《美国文学思想背景》一书在论及超验主义与清教思想的关系时指出：“超验主义是以人类本性善的假设修正过的加尔文主义。”^②这一论断中的“修正”一词正是概括了爱默生对原有清教思想的创新。在“超验主义宣言”《自然》中，爱默生提出人应该独立寻求与上帝交流以及人的灵魂（有限精神）分享有上帝神性（无限精神）的思想。自然作为上帝精神的物化体现是人与上帝交流的唯一途径。在强调上帝神圣不可亵渎的基础上，爱默生更强调

^① Rod W. Horton and Herbert W. Edwards, *Backgrounds of American Literary Thought*.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74, p. 116.

^② Ibid., p. 117.

个人与上帝通过自然为途径的直接交流，即个人信仰。根据这个理论，他呼吁人们不要“在毫无生气的历史废墟中摸索”，要有“自己的作品，自己的法律和自己的宗教”^①。这就为美国人在精神上独立于欧洲文化并寻找自己的文化身份提供了宗教和哲学依据。

与前人富兰克林不同，爱默生更关心上帝作为纯灵形式的存在以及上帝与人的灵魂之间的交流。他文本中的上帝似乎更为抽象与非人格化。从他将“超灵”这一概念与上帝概念并行使用的尝试中，我们可以看出爱默生的上帝观趋向于灵的一面。这一点也使他与同时代的诗人惠特曼（Walt Whitman）的思想大相径庭。惠特曼认为肉体与灵魂同样重要。他的《草叶集》是一个真正精神和肉体健全的人的歌声：“来吧，我的‘灵魂’说，让我们为我们的肉体写几句诗吧，（因为我们是一体）”^②，“我的灵魂是清澈而香甜的，不属于我灵魂的一切是清澈而香甜的……缺其一则两者俱缺”^③。他甚至将上帝比作人的同床者，用性爱来比喻上帝与人的交流。这一看似“亵神”的思想不仅是对前辈思想的进一步超越，而且也是对整个重灵轻肉的基督教思想的超越。

尽管爱默生和惠特曼的思想存在差异，但他们却都代表着年轻的美国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他们的上帝仍是善的代名词。而与他们同时代的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与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却如同警醒的先知一样在年轻的美国身上看到了这个国家罪恶的一面及悲剧性的一面。如果说尽管霍桑在他的《红字》中大谈人的罪恶，他的上帝仍是惩恶扬善的力量之源，那么麦尔维尔文本中的上帝形象则首次开始变得多面而模糊起来。在他的代表作《白鲸》中，主人公亚哈船长认为创造出魔鬼般的白鲸莫比·

① 李宜燮、常耀信：《美国文学选读》（上），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24页。

② [美] 沃尔特·惠特曼著，赵萝蕤译：《草叶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1页。

③ 同上书，第62页。

迪克的力量一定不是什么善的力量。这位浮士德式的英雄决心要杀死白鲸，看一看那个“无根无据的面具底下表现出来的面型”^①。白鲸就是“那堵墙，那堵紧逼着的墙”^②。然而这注定要以失败为结局。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麦尔维尔没有爱默生的盲目乐观与积极，他思考更多的是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中的恶，进而怀疑上帝是否是一个至善的力量。在麦尔维尔那里，上帝变幻莫测，时而善待人类，时而又将人类推向毁灭。他是一个人类倾其所有也无法理解的力量。麦尔维尔的这一思想在当时整个乐观气氛笼罩的美国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然而在信仰开始动摇与丧失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的先知般的怀疑才开始被人们理解与认同。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位19世纪中期的作家直到20世纪才被人重新发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富兰克林的务实精神与爱默生的独立精神的指引下，美国人以一种空前的热情投入到新国家的建设之中。然而随着西进步伐的加大和内战之后工业发展速度的加快，人与上帝的距离也拉大了。在工业巨头和商业巨子成为新时代的“上帝”的同时，西进路上的普通民众所面临的凶险莫测的荒野对他们说来已不再是爱默生式的上帝之体现的自然，而是人们首先需要征服的对象。对自然法则的敬畏取代了对上帝的敬畏。这时的上帝已是一种“隐在”，他躲在幕后操纵一切。然而他的距离之遥远，已使人们不能确定地感觉到他的存在。上帝能给予人的安慰与温暖也随之渐渐远去。在西部现实主义小说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45）、威廉·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1837—1920）等人的作品中，远去的上帝在人间的机构与代言人，如教会、教堂、执事、牧师成为人们挖苦、嘲笑的对象。在

① [美] 赫尔曼·麦尔维尔著，曹庸译：《白鲸》，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228页。

② 同上。

机器工业已占据统治地位的城市，上帝似乎更为遥远与冷漠。人们生活在机器以及一些无法言明的敌对的力量控制之中，成为“风中的竖琴（the harp in the wind）”，任由摆布。达尔文的关于人起源于动物的进化思想否定了基督教创世纪中的故事。它与美国本土悲观的清教命定思想相结合，使部分美国人的世界观变得更加悲观。他们看到的不是进化理论所设想的美好的人类未来，而是在达尔文将人类与上帝联系的纽带割断后，人类到了无所倚靠、任由无名的邪恶力量控制的悲惨境地。而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一声超越时代的惊呼“上帝死了”，更是将整个人类世界抛入一个无限的旋涡与无序之中。如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所说，“上帝死了，什么都成为可能的了”，人类社会成了互为肉俎的竞技场。随着上帝的远去与死亡，道德、正义、伦理也一同被抛弃。这一时期兴起的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如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 1871—1945）、诺里斯（Frank Norris, 1870—1902）、克莱恩（Stephen Crane, 1871—1900）的作品中展现的就是这么一个“什么都成为可能的了”的世界。在德莱塞的代表作《嘉莉妹妹》中，嘉莉不道德的成功没有受到任何神明或道义的惩罚，而赫斯特伍德的惨局也没有任何神明给予怜悯和同情。在这样的世界里，一切的成败都是竞争与强夺的结果，没有什么终极力量对这些成功或失败作道德上或公义上的评价与奖惩。

一般说来，基督教中确立的上帝的存在是整个西方文明的支撑点。宣布上帝的死亡等于是将其支柱摧毁，西方文明也随之坍塌。文明坍塌之后人类该何去何从？哲学界和神学界在思考这个问题，文学界也在痛苦地思考。20世纪美国文学与其他西方各国的文学一道步入了现代主义时期。而在60年代以后，美国文学又进入了崭新的后现代主义时期。这两个时期文学的最大特点便是纷繁芜杂、流派众多，而且很多作品都晦涩难懂，令人望而生畏。但如果我们从上帝观的角度来审视整个20世纪的文学，我们会发现，上

帝“死”后的文学总体上存在两个倾向：第一，延续自然主义式的对上帝“死”后满目疮痍的世界的叹息、指责与讽刺；第二，试图在上帝“死”后，文明坍塌之后的废墟上重新找到一个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理由。

虽然 19 世纪末期的自然主义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在美国持续时间不长，但其思想如幽灵一般一直影响着 20 世纪的美国文学。而且 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及各种政治、经济危机对人们心灵造成的严重创伤也加剧了这一时期许多作家继承下来的自然主义悲观情绪。在现代主义文学中，这种悲观情绪主要反映在对人类荒原般生存状态的揭露与对痛苦的慨叹。而在后现代文学中，这种情绪则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世界性的大屠杀以及战后各种疯狂及不可思议的事件而进一步发展为对世界无可奈何，只能苦笑置之的心理状态。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两大主要文学流派——黑色幽默文学与荒诞派戏剧中都有体现。

现代派诗人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1965）在《荒原》中竭力向人们展示的是一个没有上帝之后，人类既不死又不活的生存状态。这首长诗对现代社会的荒原景象作了深刻且全景式的描写。在这个世界里，人人都只“盯着自己的脚尖”，“死亡竟然解决了这么多人”。活着已是一桩可怕的事情。人们宁愿躺在“令人忘记一切的冬雪”中，也不愿被“最残酷”的四月春雨弄醒。因为生机不再是活力，而是痛苦的根源。在费茨杰拉尔德（Francis Scott Fitzgerald, 1896—1940）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上帝”只剩下一双眼睛，他成了一个冷漠的、人类无法触及的存在。而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1899—1961）的文学世界则是一个没有上帝，人类互相厮杀，或是尽情用酒精与暴力糟蹋自己的世界。其后期作品《老人与海》虽然塑造了一个意志坚定，对人与自然有着深沉之爱的老人形象，然而这位老人的名言“人只能被毁灭，不能被打败”道出了在一个失去了信仰与依靠的时代人类的无奈与悲壮。

另外，为了表现这种无尽的荒原意识，现代主义作家经常在文本中安排一个严重变形了的基督式的人物。这个基督是残缺的、失败的、反常的，对这个瘫痪的世界无能为力，更谈不上什么拯救。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主人公盖茨比的身世、经历、理想与基督耶稣互为映衬^①。然而这位 20 世纪 20 年代的耶稣却是一个物质主义者，他的富兰克林式的有着“庞大的、低级的、俗不可耐的美”的理想在现代这个表面繁华实则冷漠异化的世界里注定以失败告终。他的死没有给人类带来拯救的希望，只是证明人类又一次梦想的破灭。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的《喧哗与骚动》中的班吉也是一耶稣式的人物，他在许多方面与耶稣对应^②。但这个耶稣没有拯救世人、除邪祛病的神力，他只是一个整日只知嚎哭的白痴。他极力想维持自己心目中的秩序，但无能为力。对这个正在堕落的世界的敏锐感觉使他更加痛苦，他唯一的反抗只能是嚎哭。耶稣式的班吉不再是上帝的“宠儿”，而是人类的弃儿。在 20 世纪，人们已找不到那个能够拯救全人类的“弥赛亚”了，因为上帝已死，他也不能再派遣另一个完整的耶稣拯救世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文学里人们慨叹时代的不幸，悼念美好的过去。而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疯狂大屠杀之后，在能够毁灭整个人类的核武器的威胁下，在奇形怪状的政治腐败面前，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恐惧与担心已经变成彻底的绝望，“人类独自在世界上承受如此巨大的痛苦，因而不得不创造笑声”^③。“黑色幽默”由此诞生。在黑色幽默小说中，人们对上帝已是嗤之以鼻，上帝成了一切怨恨、诅咒、嘲谑、讽刺的替罪羊。文学中用上帝的名字进行诅

① 李宜燮、常耀信：《美国文学选读》（下），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第 221 页。

② 肖明翰：福克纳与基督教文化传统，《国外文学》1994 年第 1 期，第 75 页。

③ 李维屏：《英美现代主义文学概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第 1 版，第 325 页。